

MEI·GUJI·NÜRENDEQIZHI

美·孤寂·女人的气质

——邦达列夫

人生,艺术随想集

刘同英译

责任编辑：王国伟

美·孤寂·女人的气质

——邦达列夫人生、艺术随想集

〔苏〕邦达列夫 著

刘同英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48毫米 1/32 印张9.375 插页1 字数2.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015-5405-6/I·9

定价：4.20元

译者前言

这本小小的随想集将能使我国读者与苏联现代著名作家——列宁文学奖和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尤里·邦达列夫得到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沟通。

“沟通”这一词汇在这里并非使用不当。尤里·邦达列夫的随想集不仅使读者有机会认识邦达列夫富有天才的创作，而且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邦达列夫与我们的某种类型的对话。他的个人生活和创作反映了我们时代主要的里程碑，在某种程度上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的缩影。

“对话”这个词在我们这儿应该从非常广泛的含义上来理解。首先它包括邦达列夫的随想集，这些随想表明作者需要与他的读者进行真挚、坦诚的交流，使读者介入他视为至关重要的观念和思想，而这些观念和思想对我们理解周围的生活来说也是最基本的。

邦达列夫“对话”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在70年代以后发表的、随后收入名为《瞬间录》集子的作品。这是邦达列夫与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谈话，而且也成了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某种精神上的沟通。吸引邦达列夫注意的道德伦理问题的范围确实是异常广泛的。它包含着他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以及整个人类的爱，对每一种威胁人类本质的邪恶的抵制和憎恨。邦达列夫对广大读者说出了他瞬间的思索。“世界上

有多种语言，但是人们的笑和哭是同样的”，——这是苏维埃作家的出发点。在《瞬间录》里邦达列夫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上，如战争与和平、生存的哲理、对责任的理解、对祖国的热爱以及道德等方面。

本书是译者根据邦达列夫的《瞬间录》和他的其他散文选译而成，并定名为《美·孤寂·女人的气质——邦达列夫人生、艺术随想集》。

邦达列夫热切思索的浪漫本性在他作品的标题上也能感受得到：《探索真理》《期待》《时代—生活—作家》《问题的十字路口》等等。

而且最终，作为一名作家，邦达列夫的品性与他的公民责任感以及他的社会、职业和公众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苏联国内和国外广阔的土地上旅行，出席国际作家会议，在读者会上发言，参观苏联重要的建设工程，参加大学生、工人、科学家和外国知名人士的热烈辩论。这显示了邦达列夫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他对作家使命的广博理解——提出意义深长的思想、感化他同时代人的心情，把他们的注意力既吸引到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最敏感的方面和世界历史一般的问题上，也吸引到对理解和改善内心深处道德的需要上。在邦达列夫的讲话中，他经常谈到现代社会的文学目的，谈到作家的地位和艺术在我们时代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下面就是他的结论：文学对人施以道德影响，改变他对现实的态度、培育理性。这些永恒问题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因为它们反映在今天已在我们的孩子心中诞生的未来中。

邦达列夫作品中内在的讨论性质使我们不可能把他的作品看作用来解闷的艺术。他的作品激励读者思考，并且与作者一起寻找困难的生存问题的答案。邦达列夫从来不

是把我们——他的小学生叫到黑板前背诵事先准备好的答案的装模作样的教师，他是一个富有感情的对话者，偶尔还是个热烈的辩论者，并且他总是——一个对话的能手。

邦达列夫把他的一篇文章题名为《问题》。这篇文章确实收集了人们非常关注且乐于争论的问题。它们是：“当代世界的作家是什么人？是无动于衷的年代史编者？是梦想家？抑或是精炼的才智？……而且总的说来，在这工业时代，作家究竟能对人民说什么？在这冷酷的时代文学应做些什么？……文学能否担当起人类命运和人类道德的责任？”

“作家的个人经历就在他的书中”，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邦达列夫的作品，他自己就一再反复地谈到作家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道路及品格之间的稳定、密切的联系。

作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文中就不能不有他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同时不免有充溢在某种记忆中的失落和惆怅。《童年之星》《往事》《记忆》等文中就充分表现了作家对已逝去的童年、少年时期的追忆和留恋，因为这是每个人一生中的最富有幻想的时期。

同样，在《理想女人的成分》《巴维尔》《女人的气质》等文中，作家以其特有的聪慧，对人类的两性之爱，从人类学和哲学的高度，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不乏有感性的经验和理性的思辨。

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正处在人生秋季中的作家，对季节的特殊敏感造成了一种恬静的氛围。对生活的饱尝使作家显得成熟，在这成熟和收获的季节里，仍不失有一种对人类美好生活和真善美的天性追求，这就构成了全部集子的基本格调。

邦达列夫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他个人对书中所描述的事实的参与。对此，邦达列夫是这样论述的：“我想说，小说

《营队要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排炮》来自于活生生的人，来自于那些我在战争期间所遇到过的人。我曾经和他们沿着斯大林格勒近郊草原、乌克兰以及波兰的大道肩并肩前进。那时我们常肩推大炮，使劲把它从秋天泥泞的土地中拖出来，然后就直接瞄准敌人开炮。正象士兵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同睡在一只锅‘里’，吃着焦糊的、发出德国炸药味儿的西红柿，并且在坦克进攻结束后大家分享着最后一支自卷的纸烟。”

“我是以某种狂热来写这些小说的。我始终感到我是在使那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无名战士回到生活中来，而且只有我才应该讲述有关他们的一切。”

在邦达列夫小说《寂静》《两个》《岸》和《抉择》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是由于他以前数十年的体验——个人和非个人、个别和社会的体验结合成了一种同质的合金。

邦达列夫作品的人物有着某些他自己的面目特征以及他心灵视之珍贵的生活足迹。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是杰出的和纯洁的、有敏锐的才智和强烈的正义感，生气勃勃而又诚挚友善。他们对女人的爱情和态度贞洁高雅。甚至极其野蛮残酷的战争也不能改变他们，不能摧毁他们道德的坚毅和精神的纯净。

邦达列夫的散文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在回写已过去了好多年的战争时代时，他不仅仅是依靠精确的细节和事实创造出战斗的场景。他的作品是分析性的。他不是去竭力描写一个事件或战役，而是致力于探索它们的本质，揭示他的人物行为和活动的动机。

关于这一点，邦达列夫是这样说的：

“在我的关于战争的作品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前线的士兵如何每日每时地克服自我。在我看来，在战争中这就

是功勋。战争中不体会到包括自我保全和死亡可能等种种自然感受的人是一种病态的现象。这怎么会不可怕呢？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人们的想象力会变得异常清晰和敏锐：在自己狂热的想象中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有时这就产生胆小鬼。人能克服恐惧，有日复一日的勇气，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主义的基础。”

评论家公正地宣称邦达列夫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世界观的人，可以把历史看作他自己经历的一部分。“我们的一代，”他说，“是由经历过战火生存下来，从战争中回来的人组成的。他们保卫了自己纯洁灿烂的世界，维护了他们对未来和青春的不朽信念。”

邦达列夫的名字作为一个作家而出现并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成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他的写作才能迅速成熟，立即就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声誉。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当他的艺术日趋成熟时，他努力想回答以下这些问题：自己献身于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作家的使命？你是怎样意识到写作是你的天职的？他在本集的首篇文章《致我的读者》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1970~1980年，邦达列夫在继续进行长篇小说写作的同时，转向了小型文章——随笔式的创作（《瞬间录》）。

广大读者以极大的兴趣接受了他的随笔。因为在这些随笔中，他探索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的沉思的深层内心世界。他十分真诚地对读者讲话，并且揭开遮住创作过程的帷幕，这一过程充满了忧患、怀疑和发现。

作者特有的对时间独一无二和意义深长的理解，个人对其生活的时代至高无上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敏锐参与的认识，以及他对生存的悲剧性的深刻把握，所有这些使读者意识到我们周围世界各种日常生活因素对人和人类的极端重

要性。在《瞬间录》的前言中，邦达列夫说：“我决定写一本书——人类生活的镶嵌细工艺品。在这本书里，被抓住的生活瞬间将概括出人对终极的感知，将使这些感知变得异常敏锐，并以此使人思考自我。”

这本选集包括了属于不同类型的作品。它能使读者认识邦达列夫的著作。在同一本集子里，读者将看到邦达列夫的随笔、见闻、特写以及二三篇短篇小说。选集也包括了邦达列夫在各种读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学习记录和论文，以及对诸如战争与和平、世界发展和苏联文学问题的见解。

邦达列夫的这本集子将使读者了解他生活的动态和兴趣的广泛性。

在邦达列夫的论文和讲话中，“探索真理”这一字句经常出现。团结人民，点亮人民中善良和人道的火花，说服人民陶冶精神，憎恨一切邪恶、非人道和道德低下的热切愿望，这就是邦达列夫的创作纲领。

正是这一创作纲领产生了桥梁的形象——这一形象经常在他的作品中遇到，这是如今被各种矛盾隔离的20世纪人类团结的象征。邦达列夫说：“有一次在会上有位建筑师问我，‘为什么人们想到桥梁就会变得如此激动？如何来解释这个谜？’想想这个问题并且试着回忆一下桥梁的外形——一座铁路桥或山间桥，那么你确实会感到某种激动。我承认从我孩提时起就喜欢铁路车站和铁路本身。我喜欢铺盖着黑油的铁路枕木和被太阳烘热的砾石的气味。我想：为什么能联想到桥梁的建筑会使我激动？或许这是因为桥梁完成了我们克服空间的跨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与运动相关联的、怀着对接近或远或近目的地的希望和期待的感知。在人民之间，在通向目的地的道路上生活和真理之间架设桥梁——难道这不正是组成人类生存的意义所在吗？”

目 录

致我的读者	1
童年之星	11
期待	12
希望	16
女朋友们——现代对话	18
星星闪烁的童年时光	19
绝望	21
女人的气质——现代对话	22
在夏雨中相识	25
个性	26
理想女人的成分	29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叙述	35
遥远的和眼前的	37
秘密	38
孤寂	40
撑伞的女人	41
脸	45
美	50
一个女人的自述	52
逃脱	54
我这一代人	60
我们曾有很多人	63
在秋天	67

关于《热雪》的追忆	68
在秋夜	71
时代—生活—作家	73
小说中的主人公	80
国界	81
斯大林格勒	84
诗	88
问题的十字路口	91
探索真理	94
在某一个末日	96
本能	98
往日的记忆	100
他人的生活	101
三人	102
瞬间	103
理想标准	105
母亲	106
克拉拉——一个艺术家的故事	109
夜莺	117
为什么我握了他的手?	119
关于《瞬间录》	121
软弱	123
“请原谅我们!”	125
窗户里的灯光	141
星星和大地	144
一小分子	148
财富	149
天才的画	151

形式	152
巴维尔	154
武器	172
叫喊	174
父亲	176
不可思议	180
不和	181
寡妇	182
幻想	184
但终究	186
尘土	187
垂死挣扎	189
战斗后的黎明	190
“我多么可怜你”	192
正是中午	195
傍晚	197
四月的一天	199
不要剑，而要和平	201
权力	203
公园长凳上的一段对话	204
排队时的对话	205
不解	207
临别赠言	208
最好闻的气味	209
澡堂	210
多话的人	211
“我怎么戒了烟”	212
正义的捍卫者	213

“为什么我出生这么早!”	215
不等的份额	217
月光	218
开始和间断	219
在包围中——一个中尉的叙述	221
修复家	223
抱怨	224
邻居	225
特别的感觉	226
但愿永远留在	227
白夜	228
博物馆	229
老年的征兆	230
很久以前的占卜	231
金色	232
疼痛	233
在镜子前	235
“别把车停下!”——我朋友的叙述	236
夜间的谈话	238
孩子的争吵	239
眼光	240
火光	242
思想的痕迹	244
陌生人	245
疯狂	247
惩罚	250
遥远的夏天	252
极限和希望	253

八月中旬一个日落的时刻·····	254
金翅雀·····	255
名望·····	256
好嫉妒的人·····	257
为什么·····	258
似乎·····	259
森林和散文·····	260
才能和荣誉·····	261
卡佳·····	262
往事·····	267
重现·····	269
瞬间中的一眨眼·····	271
引路人·····	274
问题·····	276
记忆·····	280
书·····	284

致我的读者

我想说,《营队要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排炮》这两部中篇小说都来自于活生生的人物,来自于那些战争中我所遇到的人,我曾经和他们沿着斯大林格勒近郊草原、乌克兰以及波兰的大道上一起前进。那时,我们常肩推大炮,使劲把它从秋天肮脏泥泞的泥土中拖出来,然后就直接瞄准敌人开炮。正象士兵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同睡在一只“锅”里,吃着焦糊的、发出德国炸药味儿的西红柿,并且在坦克进攻结束后大家分享着最后一支自卷的纸烟。

战后,许多活着的战友我再也没能遇见过,因为命运已把我们抛向四面八方。但我总认为这些人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就是现在我仍很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脸,他们说话的神态,他们的笑声和发怒的表情,以及他们的手势和习惯。

我是带着某种狂热来写这些小说的。有一种想法始终萦绕着我:我是在使那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无名战士重新回到生活中来,而且只有我才应该,也有责任讲述他们的一切。

这时,有一位读过我战地小说笔记的同志建议我向高尔基文学院提出申请。这一下便决定了我的命运。

就这样我来到了优秀作家和教育家康斯坦丁·盖奥尔

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①的创作进修班里。整整三年，他教导我们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话。但应该说些什么和怎样说呢？有时在图书馆里我盯着书架，望着伟人的著作而陷入沉思：在各民族各时代那些智慧的先知先觉们对于人类灵魂的研究已几乎阐述了一切以后，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极平凡的军官还能够补充些什么呢？

于是，大胆写这些小说的想法居然有一次，在一个幽暗的6月的夜晚，在离家2000公里贝拉河的中游突然产生了。贝拉河是俄罗斯最美的一条河流，水从木桨上滴落下来，森林后面的城市上空闪烁着玫瑰色的余辉，周围散发出河畔强烈的湿润味。从邻近小船上传来渔夫低低的话声，而在岸上的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了汽车轮子空转的“呜呜”声，仿佛我们正在渡向被反光照亮的德国坦克轰鸣的对岸……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高地，另一种火光、大炮，用过的空弹筒，于是产生了一种把长期存在于我潜意识里的事物说出来的愿望。

在创作的开始阶段，对一个作家来说，其中包括我自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一个贯穿全书的明确方向。

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总的倾向始终应该明白清晰。缺少这些就着手写作是毫无意义的。主要的是要经常感受为什么而写，要清楚爱什么，恨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奋斗。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前线的士兵如何每日每时地克服自我。在我看来，在战争中这就是功勋。战争中不体会到包括自我保全和死亡可能等种种自然感受的人是一种病态的现象。这怎么会不可怕呢，在生死攸关的危

^① 康斯坦丁·盖奥尔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卡拉·布加兹海湾》《金蔷薇》。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写作富于抒情色彩的短篇，借景抒情，文笔细腻，格调清新。——译者

险时刻，人们的想象力会变得异常清晰和敏锐；在自己狂热的想象中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有时这就会产生胆小鬼。人能克服恐惧，有日复一日的勇气，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主义的基础。

如果有哪一位战地作家对我们宣称，关于战争的回忆已经结束，他不愿意再去记住和认识不久前那一段历史的悲惨年代，不想让回忆使自己惊恐不安，想抛却过去而生活，想尽情享受今日的安宁，那么谁也不会去谴责他的，因为他是太疲惫了，但是人们却会指责他背叛了对所有死于战场上的战士的记忆。

为什么我们又重新写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想必这并不是因为人类的弱点是怕死，也不是因为自我保全的本能高于理智。不，我们记住战争是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珍宝，而人的勇气和解放，那就是摆脱把人们分离开来的恐惧和憎恨。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常论者。但显然，如果一个不能意识到自己死亡的可能性，或者意识到以后却不能认识自己和他人独一无二的价值，那他就不能其为人了。人的伟大和自我生存必须的意识也正是体现在人类的这一弱点之中，并且，当一个人掌握了伟大的秘密，那他就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不再害怕死亡，为信念和信仰而死，播下善的种子，不管它是否能立即抽穗结果，那他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每一个功勋的精神基础。这样，一个人在战争中死亡，并且不仅是在战争中的死亡，就是他生命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全部体现。如果人们失去了自我牺牲的冲动，失去了这一崇高精神的闪光，那么就算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可能的话，即使是具有坚强信念的人，也永远不会得到肉体上的永生。死亡的危险性，克服自身所感受到的恐惧以

及对肉体永生的否认,在这里我看到了生与死斗争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一切冲突汇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或许就为了在身后给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是,一些人离世时剩下的只是滑腻腻的蜗牛般的遗痕,而另一些人留下的却是在真理的斗争中寻找到的鲜明而坚实的足迹,是对人类抱有执著信心的足迹。

有时,人只是因为少走了一步而未能实现英勇和正义的行动。这最后的一步可能要以他的全部生活作准备。但是,也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并没有为他准备好做出豪举的条件,他的意志被惘然无措地束缚着。有意识的决定性一步的瞬间,以及从黑暗到光明,从否定到肯定的最后向前迈进,这是艺术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就是在矛盾中分析人的心灵的本质。性质作为结果总是体现在行动中,或者正相反:先是行动,然后是对它进行探究作为结果。

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如果没有对其主人公真正本性的揭示或隐含的种种描写,那么我们对这位主人公就很难想象。

每次当我着手写作一本新书的时候,面对着雪白的稿纸,我总感到一种害怕,这张纸是否可能成为我新小说的第一章呢。要摸索到作品的基调和韵律是异乎寻常的困难,而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值得去写作。一切都将是干巴巴的,虽然内容很结实,但却缺乏灵性。怎样产生韵律和基调?这很难回答。这已是属于风格和全部表现手段的问题了。而风格和表现手段使一个作家特别显著地区别于另一个作家。风格只能靠不懈的努力来形成。为了产生某种奇迹,也就是说,为了使你写出的东西生动、有光彩,那么你就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作一名辛勤的劳动者。当一个作家在他的手稿上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在精神和体力极度疲乏的一